

揭開新大陸迷幻藥的全景

蔡慧媛譯

有關植物與醫治疾病的知識和人類最初的社會與文明有很密切的關係，從最早的社會到現今的科學時代，「草」(植物)與「藥」仍舊密連，從所有來源來看，可以推測以前的巫師在人類文明革新運動中為最老的醫藥專家，同時他們也是最熟諳草藥的植物學家。

從有文字記錄的歷史以來，它不只一次告訴了我們植物與藥的關係，「草藥」二字總是併稱，二字在人類大部份的歷史，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功用莫大焉！以前曾被視為同一學科，直至1500年才分期，各自朝著彼此科學利益方面邁進。

但是趨向于二者聯合的情形仍很難將它打破，甚至在近代也常有這種趨勢顯示出來，如有名的植物學家林奈氏(Linnaeus)，他也是一名土醫，在其一世紀前後，一些為首的植物學家也都是受有醫術訓練並歷盡世代的，如阿薩葛雷(Asa Gray)「哈佛葛雷藥館」(Harvard's Gray Herbarium)的創建人「約翰陶雷(John Torrey)，均為醫師。

由于前世紀化學界的漸趨巧辯及尤其在美國民間方藥「印第安藥法」以及其他江湖瞎吹的療法間互相誇大的冒罵，因之于此潮流中形成一種趨向一方面貶抑有關具有生理活性植物之任何植物人種學(Ethnobotanical)的資料，一方面推崇誇大「合成化學」對治療進步之潛力。【註】植物人種學 Ethnobotany 係研究植物與人類之關係之學問。

于是在三十五年前有一革命發生了：那是由于發現了許多具有驚人效果的藥物，大多來自植物，這龐大的植物群，估計大約二十萬~五十多萬種，這代表了存滿各種未知構造化合物的大貯槽，許多具有很奇特的生理性，于是又再一次地，植物學、藥學、醫學三者牽引在一起成為自有人類文明歷史以來最健全的聯盟。

雖然有顯明的證據證明藥物化學最近之發展在多方面顯示和協景象，但無法證明其較研究迷幻藥或精神藥更具積極的煽動性。原始人想去找一種鎮靜藥或藥方來治療他的疾病，他知道藥對他的心理較生理重要多了，且因為最早的文化總是將疾病

謹以此書拋磚引玉，作為大家研究麻醉藥類的起點，這本書功勞的確不小，它導致了科學家或學者對麻醉劑，尤其是對迷幻藥的興趣。」

設若欲選擇一日期做為植物人種學對新大陸麻藥之關切達到現在情勢的起點，無論如何應為1915年，因為該年沙佛(Safford)發表一篇論文，題名為「一種阿芝特克族人的麻藥」(An Aztec narcotic)，雖然在該文及其他中世紀前發表之論文中，沙佛陷入幾處可悲的錯誤，以致在某些方面阻礙了進步，但他成功的喚起了對鴉片發掘的新大陸植物人種學材料富源之注意。

新大陸迷幻藥之原型(基本型)「Prototype」可能為帕約塔仙人掌 Peyote cactus，植物學名為 *Lophophora williamsii* (參考 LaBarre, 1938; Rouhier, 1927; Schultes 1937 a, b, c) 帕約塔仙人掌為中部及北部墨西哥多數土著所知，該神聖之植物在阿芝特克族人世界中 (Aztec world) 為重要宗教祭禮的中心。以帕約塔為祭禮中心之儀式為無知及頑固之西班牙征服者逐至地下，銷聲匿跡數個世紀之久，但為北墨西哥荒漠中之各民族保存下來，加之該植物在前世紀之後半期為從事掠奪的平地印第安人在北美發現並帶回墨西哥，該宗教祈禱之形式及重點已有改變，特別對美國的印第安人，歷經發展傳佈直到現在，已精密組成一支「土著美國教會」，擁有信徒達二十萬人，業務往北遠達加拿大西部之撒斯喀其旺(Saskatchewan)，往西遠達加利佛尼亞州(參閱 LaBarre, 1960)，看來無關輕重的仙人掌，今日竟有如此之重要，但 *Lophophora williamsii* 仙人掌之重要性尚不止此呢！

一位探險家拉姆茲茲(Lumholtz)于1800年代末期，帶回一批乾燥的植物之梢頭給哈佛大學植物學的鑑定，于是帕約塔(peyote)很快吸引了化學及藥理學家的注意，「研究中心」立即轉入仙人掌方面的探討，其單只植物文獻就令人迷惑了，在化學方面，現在指出其含有十三種生物鹼(alkaloids)，其中之一為戊種墨西哥仙人掌掌鹼(mescaline)，是一種能導致人類產生幻覺的成分，這也許是最令人感覺有趣的，除前述各科繼續加深認識外，新的科目為藝術、宗教、哲學及精神病學都積極對該植物及其用途予以評價。

現在對於帕約塔及其他仙人掌類麻醉劑的認識

已經很清楚了，拉姆茲茲氏(Lumholtz)列舉了好幾種 *Mammillaria* (M. micromeris, M. fissurata) 及 *Echinocactus* 屬植物，這些植物是塔拉呼麻印第安人(Tarahumare Indians)的崇拜物，他們視它們為「應予最大虔誠的神仙」，吃了這些植物會引起生理上的變化，精神處於恍惚狀態，很清楚地，它們分佈在墨西哥各地(不僅北方)，都一律被歸為帕約塔(peyote)，可能因為它們像 *Lophophora* 那一屬，或它們有相同的藥效。屬于下列各屬的如 *Ariocarpus*, *Astrophytum Azetekiun*, *Dolichochele*, *Oregonia*, *Pelecyphora*. and *Salsisia* 的植物，有些已知其含有生物鹼 (William and Schubert, 1961)，令人更驚奇的是最近秘魯醫事人員發現的可作麻醉用的巨大柱狀仙人掌 *Trichocereus Pachanoi* (見 Friedberg, 1959 Gutierrez-Noriega, 1950) 而且戊種墨西哥仙人掌掌鹼(mescaline) 有在南美屬于該屬的幾種植物中發現的報告。

茄科植物用作麻醉藥，其中之最突出者為曼陀羅(Datura)，該屬之各種植物在兩半球用于魔術及宗教，具有古老的歷史。在新大陸有兩個曼陀羅的主要中心：美國西南部和墨西哥，那裡有些草本種類，其中墨西哥的陶勞阿奇(toloache)(任何曼陀羅屬植物稱之亦可以 Datura meteloides代表) 仍被使用着，由哥倫比亞到智利的南美洲山脈地區，那裡各種的木本曼陀羅 (tree Datura) 從最早時即被當作麻醉劑使用。

在墨西哥和美國西南，一些有毒的茄科植物，幾世紀以來于占卜及預言時即被當作麻醉劑使用(參閱 Safford 1920, 1921)；這種風俗在此地區較乾燥的地方歷久不衰，似乎主要集中于 Datura innoxia 的使用，該植物有強烈的心理活性 (Psychoactive) 性質，這是由于它含有相當大量的二氫亞水解毒莨菪類生物鹼 (tropane alkaloids)。

在南美山脈(Andes of South America)與曼陀羅相當者為亞屬(Subgenus) *Burgmannsia* 屬植物，其均為木本及栽培種 (cultigens)，且其真正野生祖先學名均不詳(參閱 Bristol, 1966 b)，與北美之草本曼陀羅含有相同的生物鹼如阿托品(atropine)，非氏斯鹼(hyoscyamine)

一種間接證明它們曾被當作麻醉劑的事例 (見 Hein 和 Wasson 1958)。

其他豆科麻醉劑在南美，屬於 *Mimosa* 屬植物，東巴西的 Karari 和 Pankaruru 印地安人實行着古代的優來馬 (yurema) 儀式，把一瓢優來馬 (yurema) 根的浸液給戰士飲用，他會有幻覺 (見 Gonçalves de Lima 1946)。這飲料的來源可能是葡萄牙語的 *Vinho de jurema*，從 *Mimosa hostilis* 的根製成的，在1946年從這植物分離出一種生物鹼稱尼替林 (nigerine)，這化合物以後證明和 N, N-二甲基吡啶化蛋白胺 (N, N-dimethylpyridamine) 相同，該成分亦發現存在於數種相關的豆類種子中。

最謎樣及最有趣的南美麻醉劑是 *Anadenanthera peregrina* Benth.，以此樹之豆製成的粉末，在南北美部及安地列斯群島 (Antilles) 都被當做鼻烟。烟草 (Tobacco) 在西印度群島及南美，當作鼻烟，但常與其他的鼻烟混淆不清，如在查斯帕諾拉 (前之海地) (Hispaniola) 之禮儀的柯好巴拉 (Cohoba) 鼻烟，早在西半球人種學報告中於1946年即被提及，直到1916年才被鑑定出柯好巴拉能與委內瑞拉 (Venezuela) 的奧利諾科河上流 (upper Orinoco) 印地安人所使用的鼻烟諾泡 (nopó) 或搖泡 (yapo) 相同。(見 Safford 1916) 按 nopó 可能源於西班牙語 Nopal，意為多刺梨，為一種仙人掌。

一些文獻上的報導把亞馬遜 (Amazonian) 鼻烟的來源歸於各種豆科的樹，這也許合 Ben-tham 得到結論：認為所有南美的樹……提及麻醉劑鼻烟的來源可能均出自一種 (species) 皆和林奈氏的 (Linnaeus) *Mimosa peregrina* 同為一物……這句語業已導致一宗人類植物學上極大的錯誤概念，即所有南美麻醉劑鼻烟顯然不是菸草 (Tobacco) 而一定是從 *Anadenanthera peregrina* 植物製成的。從許多古代鼻烟的報導，當時之知識不可能將菸草與從 *Anadenanthera* 屬或其他別種植物所製之粉末分辨出來(見 Schultes, 1967) 雖然現代的考古學和人種植物學的報告不容置疑，但亦常有混亂事例。

古柏 (Cooper) 於1949年發表一幅地圖，顯示使用 *Anadenanthera* 鼻烟的分佈地區包括全

它的果實，吃了會引起昏迷，幻覺和瘋狂，據說阿勞印第安人 (Araucanian Indians) 的醫藥人員在使用它，但沒有可靠之人類植物學的資料。

豆科曾經予美洲人種藥理學以種種有趣的精神興奮藥，在美國西南和墨西哥北部乾燥地區之特殊植物 *Sophora secundiflora*，生有深紅色的種子，稱紅豆或麥士科豆 (Mescal beans) (見 Labarre 1938, Schultes, 1963 a, b)，其種子 (見 Willamun 和 Schubert 1961) 含有極毒的吡啶 (Pyridine) 型生物鹼之金雀花鹼 (Cytisine)，其效應為嘔吐，痙攣，迷幻和呼吸困難而死亡，據西班牙探險家 Cabeza de Vaca 早期的報告：麥士科豆 (Mescal bean) 在1539年為德克薩斯 (Texas) 地區印第安人之間交換的商品，又史蒂芬遜 (Stephen Long Expedition) 於1820年報告，謂阿拉伯質 (Arabaho) 及依阿華 (Iowa) 等土族利用大的紅豆，作醫治疾病的藥物和麻醉劑，Mescal 豆在德克薩斯及北墨西哥之古生物遺跡中發現者，都為西元前1000年之物，且有些事例顯示有紅豆用于祭典儀式之期證。

德州及北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以前在紅豆舞 (Red bean Dance) 慶典時，服食這些種子。各種平地的印第安人亦利用 Mescal 豆，作各種方式之用：如預言或占卜之媒介，在儀典開始時導幻覺及典禮之興奮劑。開歐瓦人及康曼奇人 (The Kiowas and Comanches) 在今天使用僅作為在帕約塔 (Peyote) 儀式時首領的部份服飾，這表示以前或當曾作麻醉劑使用過，但它的角色隨着更安全和更壯觀迷幻的帕約塔 (Peyote) 的出現而消失。

有幾種豆科的 *Rhynchosia* 屬植物在古代的墨西哥也曾被當作麻醉劑使用 (見 Schultes, 1965)，在瓦哈瓜 (Oaxaca)，植物 *Rhynchosia phaseoloides* 及 *R. pyramidalis* 所生的紅豆及黑豆稱為 "piule" 同樣名稱亦可用在藍花科的 (Convulaceae) 麻醉劑，其學名為 *Rivea corymbosa*，在瓦哈瓜的 Chinantle 及 Mazatic 認為 *Rhynchosia* 的種子有毒，其未具特性的 Alkaloid 已由 *R. pyramidalis* 的種子中分離出來，*Rhynchosia* 的種子在古阿芝特克族人的圖畫中和草類 (Muschroom) 一起被認出來，這是

學名為 *Methysticodendron Amesianum* (見 Schultes, 1955)，土名為 *culebra borrachera*，據文獻上：此種特異植物是由 *Datura* 一次或一連串突變而形成的。當地土著不僅知道栽培還知道利用其特性並其化學組成；此間顯示有基本問題存在，即人類及其人種植物學的技巧對植物生存新方式的進化扮演着一重要的角色，最近之研究，似指其為由一種白花木本曼陀羅，可能為 *D. candida* 而衍化之栽培變種 (Cultivar) (見 Bristol, 1966 b)，希邦多河谷 (Vally of Sibundoy) 之土著更繁殖了許多無性繁殖之曼陀羅變種 (clones of *Datura*)，這些用無性繁殖之變種 (clones) 都各自的萎縮了 (atrophied) (見 Bristol, 1966 b; Schultes, 1961 b)。

這些都具有清晰的土名的 "clones" 或族類 "Races"，被指出係受了病毒性的感染 (Virus infection)，因為已知類似的畸形發生于茄科及他處，係由于病毒的侵襲。據長程的研究 (見 Bristol, 1966 b) 指出：無論如何它們可以代表幾種或可能的許多遺傳系統 (genetic lines)，而且每一栽培變種 (cultivar) 在遺傳學上是有特點的，可以遠離病毒對葉之可能影響。所以木本曼陀羅具有遺傳上的高度可塑性 (plastic group) 是很顯明的，藉此可塑性 (plasticity) 之助，*Methysticodendron* 屬植物亦可由許多曼陀羅的希邦多種 (Sibundoy "races") 經這些系列的進化發展，終於達成一種最極端的變異，自成一族。

Brunfelsia 屬植物，被列為新的茄科麻醉劑，是屬有毒熱帶新大陸植物之一屬，該屬計有26種植物，它們有些被認為屬于毒物或應用於民間醫藥。在哥倫比亞，阿瓜多爾，及秘魯的亞馬孫河流域，將 *Brunfelsia* 可能作為麻醉劑使用的證據是真實的，但尚無確證之實體田間觀察。深入的人種植物學之研究，仍能發現過去以 *Brunfelsia* 作為迷幻藥的跡象，其引起幻覺的化學組成與前述藥物大致相同，作為迷幻藥過去可能一度相當普遍，但現在已不用此藥。

有一種不太瞭解的茄科有刺灌木；學名為 *Latua puhiflora*，在智利稱之為 *artol de los burjos*，散佈于巴第瓦 (Voldivia) 到智魯島 (Chiloe) 間的沿海山坡 (見 Marillo, 1889)，此植物含有 tropane 型生物鹼，性極毒，特別是

)，真岩鹼 (scopolamine) 等等，但有不同的比例，不管曼陀羅是用于犯罪 (在都市文明) 或為迷信 (在安達斯山脈的邊部落)，它現在所享有的角色比西班牙統治以前的時期還不如呢！

[註]：Cultivar: a cultivated organism (as maize) of a variety or species for which a wild ancestor is unknown.

木本曼陀羅 (tree *Datura*) 的使用現今集中于沿着厄瓜多爾安達斯山脈 (Ecuadorian Andes) 的東部山坡一帶，還沒有一種木本曼陀羅被發現為過真正野生狀態的；這意思是它們能夠遠離農業人員可能給予的影響，有些地區如哥倫比亞山地最南端周圍一萬英尺之 Sibundoy 河谷，那裡的居民知道植物的性質並繁殖了某些類 (*Races*) 的曼陀羅，分別給它們命名了土名，並區別了它們的生理作用，雖然由于突變 (mutation) 而發生無數的漸次變遷，但這些變種 (varieties) 或類 (races) 在形態學上仍可辨別。

木本曼陀羅通常可歸入下列各種：*D. arborea*, *D. aurea*, *D. candida*, *D. dolichocharpa*, *D. sanguinea*, *D. suareolensis*, 及 *D. incanica* (見 Schuetes, 1963 a, b)，它們的分類已經混淆。一種最近處置 (見 Bristol, 1966 b) 指出：也許實際上僅有幾種 (Species) 及許多栽培變種 (Cultivars)。

[註]：Cultivar: An organism of a kind (as a variety, strain, or race) that has originated and persisted under cultivation.

曼陀羅麻醉劑的製劑和使用在新大陸大大的不同，一般服用粉碎的種子，時常也含在發醇了的果實飲料裡，此種麻醉作用充滿危險，這是由于它含有極毒的生物鹼及毒性成分濃度的不一。曼陀羅合主要生物鹼為非沃斯斯，莫若鹼及阿託品，其效果對食者最初呈狂暴狀態，因之其夥伴應盡力抑制，直到服用者昏沉的睡去，有使視覺產生幻覺的體驗，雖然曼陀羅很早就被當作為麻醉劑，但該屬植物仍可供應豐富的園地，作為植物學及人種植物學的開發研究。

一種生理上最有效和學術上最有趣的 Sibundoy 地方茄科麻醉藥，業已被定為新屬，其

奧利諾科河 (Orinoco) 盆地和南委內瑞拉的鄰近地區以東；向西橫過北哥倫比亞的安第斯山脈及馬格達雷那河谷；安第斯山脈往下穿過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及玻利維亞；Peru 沿岸地區；散佈於北阿根廷星地及亞馬遜河 (Amazon) 流域的中部和西部。雖則這個地圖勾劃出該屬幾個種 (species) 的應用範圍——有謂其他種的植物在所示範圍的最高部為麻醉性噴藥 (鼻烟) 的來源——而 *Anadenanthera peregrina* 所被使用的地區仍屬特別地廣大，即使這範圍可以為人類能力所擴展，而它的蔓延仍是遠超出這種樹木所知的植物分佈。

種子和豆莢含有 bufotenine 和 N, N-dimethyltryptamine 和兩者的氧化物 (見 Holmstedt and Lindgren 1967)。在委內瑞拉有賴於極優秀的專門研究，獲知 *Anadenanthera peregrina* 植物是屬於次森林，"草原，疏林及河岸"；在英屬圭亞那 (British Guiana) 局限於草原及河岸森林；當時在巴西它局限於無樹平原狀的地區或接近馬得拉河及卜蘭科河盆地。最少在本世紀該植物在亞馬遜河盆地與一般地區。

由 *Anadenanthera peregrina* 植物的豆，通常與鹼性混合物所製成的鼻烟 (噴藥) 即搖泡 (yopo) 或諾泡 (nopo)，其現代使用的主要地區，大致包括 Colombia 東部的 "無樹草原" (llanos) 委內瑞拉的奧利諾科 (Orinoco) 盆地及向東橫跨的南委內瑞拉的地區。是否由馬得拉及其他亞馬遜河支流所報告的某些致醉的噴藥 (鼻烟)，可歸於 *Anadenanthera peregrina* 植物，尚在存疑，須俟可靠佐證之試料，始能解決，但據著者意見，極不似該種植物在這些地供作噴藥。不幸的是，無視於指出應將其樹葉之理由的努力，*Anadenanthera* 噴藥之錯誤分佈，仍固持於文獻中。

薩佛氏 (Safford) 最先提出顯然必須以他種 *Anadenanthera* 屬植物而非 *A. peregrina* 植物來代表南美其他噴藥的來源。他將南秘魯及玻利維亞 (Bolivia) 的維爾卡 (Vilca) 或烏爾卡 (Huilca) 和北阿根廷的色比爾 (Cebil) (參閱 Allsich, 1954) 與植物 *Pipladenia macrocarpa*，現在正確的稱為 *Anadenanthera macrocarpa* var. *Cebil* 的種子相聯繫，知道他們有相同的 4 種吲哚鹽基 (Indole bases) 這些鹽基已由 *A. peregrina* 的莢和種子分離出來，因此具有麻醉性噴藥的功效。

Safford 對 *Vilca* 的鑑定被廣泛地接受，但

是依著者的看法證據仍然不足，在文獻和未付印的資料中顯示，維爾卡 (*Vilca*) 可能涉及其他種和 *Anadenanthera colubrina* var. *cebil*，且它可能被用於和噴藥不同的形式 (見 Allsich, 1967)。維爾卡 (*Vilca*) 作為噴藥以外的用途是該藥最早的報告，它描述印加族 (Inca) 巫醫飲了含有維爾卡汁之玉蜀黍酒 (chicha) 導致醜陋狀態，然後在此狀態中與魔鬼相通而預知人的未來，Cebil 早期用途的報告通常都同等的含糊不清。雖然色比爾噴藥 (*Cebil shuff's*) 的應用範圍太偏向南方，超出該植物之天然分布地區，似少可能，但該色比爾噴藥在馬塔科族 (Mataco) (玻利維亞人、巴拉圭人、及阿根廷人屬之) 與阿根廷的維萊拉族 (*vilela*) (阿根廷西北部之土族) 文化接觸時期所使用者，即源自 *Anadenanthera* 植物。

不論維爾卡 (*vilca*) 及色比爾 (*cebil*) 噴藥是否能確證其費用，於現在已不存在之文化，只能從古代片斷的報告中或由古物的遺跡，經人為的推論獲知，所以所有知識均屬疑問。然而 *Anadenanthera colubrina* var. *Cebil* 在化學上適於製成幻覺性噴藥是可以確定的。

在植物學及化學上幾乎未為人所周知的神秘的藥據稱是由巨大的桑科叢林樹林 (moraceous jurgle tree) 學是叫 *Olmedioperebea Sclerophylla* 的果實所製成的 (見 Schultes 1965)，據說它被使用於亞馬遜河流域 (Amazonian Brazil) 巴西的中部，但人們只知道普通葡萄牙語叫 *rape' dos indios* (即印地安噴藥) Voucher 用來確定植物來源的標本，似之臘葉標本之採集，其果實的植化試驗似乎沒有產生任何刺激精神的物質。

亞馬遜流域的哥倫比亞 (*Anazonian Colombia*) 於 1954 年報告：由肉豆蔻科 *Viroba* 屬植物製出一種新奇的幻覺性噴藥 (見 Schultes 1954 b)，菸草及菸草與古柯 (*Erythroxylon coca*) 粉的混合物，在那個地區被使用為噴藥 (見 Schultes, 1967 b)，但是這兩種藥劑在某些部族中男人才被許可使用，只有巫醫使用帕利卡 (*parica*) 或牙奇 (*yakee*)，這是一種粉狀噴藥，由 *Viroba calophylla* 及 *V. ccllophyllodea* 植物的紅樹皮樹脂加上野生的 *Theobroma* 屬植物的樹皮灰所製成的。

Viroba 噴藥為東哥倫比亞一些部族所知，特別是在印地亞 (Inirida) 瓜厄尼亞 (Guainia)，瓦派斯 (*Vaupés*) 及阿帕利斯等盆地，那些地方的居民，趁太陽未上升得以炙熱森林之前，剝下樹皮，由樹皮的內面滲出一種血紅色的樹脂，俟凝結後用刀子刮下，放在陶製的鍋子裏，煮幾小時直到留下濃厚的膏狀物，曬乾之後，再經細篩過，最後加上等量的樹皮灰即成。(未完待續)

本文承魏主任指導並修正特此致謝

英雄

女神

之歌

——何文振——

我的朋友辛棄疾，
六百年前已死去。
但在昨夜黑勁動的雨地，
哭泣的水聲與水夜波動底哭泣
他一身呼嘯白衣
依然而立於我驚顧之際。

「安得紅巾翠袖
搵英雄淚？」
一個零打孤魂野鬼，
漂泊六百個年月，
從失魂烈日下到深愁的蘆葦，
只為追尋她的情影芳魂。
讓我傾訴！
給我撫慰！

只要伸過來一隻多情的手臂
換無着狂燒之後
斑斑傷創的英雄頭顱。

武士的孤獨是真正的孤獨。
黑澤明的武士就這麼一句。
你看啊……
尼采熊烈火燒紅兩世紀，
却燒不掉紅通通裏寂寞底冰碎。

一如拿破崙與凱撒大帝
被人瞧見躲在一角偷偷哭泣。
用孤獨換回來驕傲
使得強者塑像哭訴的之渴之飢

凹陷在風暴眼珠深不可測的海底。
人間不會有那一個女子可以是她！
智慧與情愛是她秋波的语言，
母性源源流自她柔嫩的乳房，
讓冰冷冷的英雄頭顱偎着摻和淚水。
呵，是這種乳房便是長眠永居之鄉
但沒有那一個女子可以是她
驕傲不讓他向人類崩潰無告如小孩
是羞恥是羞恥多麼可恨的仇敵。
(他的敵人是他自己。)

呵，給我一個女神伴過來一隻清涼的手。
只要一個女神可以喃喃低語，
只要一個女神，呵只要一個女神……

五十九年四月七日寫的

